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記卷二十九

漢 太 史 令司馬遷 撰

宋中郎外兵曹參軍裴駰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司馬貞索隱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河渠書第七

夏書曰禹抑鴻水

索隱抑音憶抑者遏也洪水滔天故禹遏之不令害人也漢書溝洫志作

理埋抑
皆塞也

十三年過家不入門陸行載車水行載舟泥行

蹈堯山行即橋

集解徐廣曰橋近遙反一作犂犂直轅車也音已足反尸子曰山行乘標音力

追反又曰行塗以犂行險以撮行沙以軌又曰乘風車音去喬反索隱堯字亦作犂同音昌芮反注以撮子芮

與反又子絕反與堯音同

以別九州隨山浚川任土作貢通九道陂

九澤

正義顏師古云通九州之道及障遏其澤也

度九山

正義度田洛反釋名云山者產也治

水以志九州山澤所生物產言於地所宜商而度之以制貢賦然河蓄衍溢害中國也

尤甚唯是為務故道河自積石歷龍門

正義在同州韓城縣北五十里

為鑿廣南到華陰

正義華陰縣也魏之陰晉秦惠文王更名寧秦漢高帝改曰華陰東

八十步

下砥柱

正義底柱山俗名三門山在硤石縣東北五十里在河之中

及孟津雒汭至

于大邳

正義孟津在洛州河陽縣南門外孔安國云山再成曰邳按在衛州黎陽縣南七里於是

禹以為河所從來者高水湍悍

集解韋昭曰湍疾悍彊也

難以行平

地數為敗乃廝二渠以引其河

集解駰案漢書音義曰廝分也二渠其一出貝

丘西南二折者也其一則漯川索隱廝漢書作灑史記舊本亦作灑字從水按韋昭云疏決為灑字音疏跬反

廝即分其流泄其怒是也二渠其一則漯川其二王莽時遂空也

北載之高地過降水

正義降水源出潞州也

至于大陸

正義大陸澤在邢州及趙州界一名廣河

澤一名鉅鹿澤也

播為九河

正義言過降水及大陸水同為逆

河入于勃海

集解瓚曰禹貢曰夾右碣石入于海然則河口之入海乃在碣石武帝元光二年河

徙東郡更注勃海禹時不注勃海也

九川既疏九澤既灑諸夏安功施

于三代自是之後滎陽下引河東南為鴻溝

索隱楚漢中分之界

文穎云即今官渡水也蓋為二流一南經陽武為官渡水一東經大梁城即河溝今之汴河是也

以通

宋鄭陳蔡曹衛與濟汝淮泗會于楚西方則通渠漢水

雲夢之野東方則通鴻溝江淮之間於吳則通渠三江

五湖

集解韋昭曰五湖湖名耳實一湖今太湖是也在吳西南索隱三江按地理志北江從會稽毗陵縣

北東入海中江從丹陽蕪湖縣東北至會稽陽羨縣東入海南江從會稽吳縣南東入海故禹貢有北江中江

也五湖郭璞江賦云具區洮滬彭蠡青
草洞庭又云太湖周五百里故曰五湖
於齊則通菑濟

之間於蜀蜀守永

集解駢案漢書曰永姓李鑿離碓集解晉灼

水之害

索隱辟音避沫音未案說文云沫水出蜀西南徼外與青衣合東南入海也

穿二江

成都之中

正義括地志云大江一名汶江一名管橋水一名清江亦名水江西南自溫江縣界流來

又云郫江一名成都江一名市橋江亦名中日江亦曰內江西北自新繁縣界流來二江並在益州成都縣界

杜預益州記云二江者郫江流江也風俗通云秦昭王使李冰為蜀守開成都縣兩江溉田萬頃神須取女二

人以為婦冰自以為女與神婚徑至祠勸神酒酒杯澹澹因厲聲責之因忽不見良久有兩蒼牛鬪於江岸有

閒輒還流江謂官屬曰吾鬪疲極不當相助耶南向腰中正白者我綬也主簿刺殺北面者江神遂死華陽國

志云蜀時濯錦流江中則鮮明也

此渠皆可行舟有餘則用溉澆百姓

饗其利至于所過往往引其水益用溉田疇之渠以萬

億計然莫足數也西門豹引漳水溉鄴

正義括地志云漳水一名濁漳

水源出潞州長子縣西力黃山地理志云濁漳水出長子鹿谷山東至鄴入清漳按力黃鹿谷二山北鹿也鄴相州之縣也以富魏之河內而韓聞秦之好興事欲罷之母

令東伐

集解如淳曰欲罷勞之息秦伐韓之計

乃使水工鄭國

集解韋昭曰鄭國能

治水故間說秦令鑿涇水自中山西邸瓠口為渠

索隱曰水工

云中音仲即今九愛山之東中山是也邸至也瓠口即谷口鄴祀志所謂寒門谷口是也與池陽相近故曰田

於何所池陽谷口也正義括地志云中山一名仲山在雍州雲陽縣西十五里又云焦獲藪亦名畝在涇陽北城外也郢至也至渠首起雲陽並北山東注洛

集解徐廣曰出馮翊

懷德縣三百餘里欲以溉田中作而覺秦欲殺鄭國鄭國

曰始臣為間然渠成亦秦之利也

索隱溝洫志鄭國曰臣為韓延數歲之命

為秦建萬世之功是也

秦以為然卒使就渠渠就用注填闕之水

溉澤鹵之地四萬餘頃

索隱溉音古代反澤一作畝音昔本或作斥則如字讀之

收

皆畝一鐘於是關中為沃野無凶年秦以富彊卒并諸侯因命曰鄭國渠漢興三十九年孝文時河決酸棗東

潰金隄

正義括地志云金隄一名十里隄在白馬縣東五里

於是東郡大興卒塞

之其後四十有餘年今天子元光之中而河決於瓠子

東南注鉅野

正義括地志云鄆州鉅野縣東北大澤是

通於淮泗於是天子

使汲黯鄭當時興人徒塞之輒復壞是時武安侯田蚡

為丞相其奉邑食鄆

索隱鄆音輸韋昭云清河縣也正義貝州縣也

鄆居河北

河決而南則鄆無水菑邑收多蚡言於上曰江河之決

皆天事未易以人力為彊塞塞之未必應天而望氣用

數者亦以為然於是天子久之不事復塞也是時鄭當

時為大農言曰異時關東漕粟從渭中上度六月而罷而漕水道九百餘里時有難處引渭穿渠起長安並南山下至河三百餘里徑易漕度可令三月罷而渠下民田萬餘頃又可得溉田此損漕省卒而益肥關中之

地得穀天子以為然令齊人水工徐伯表

索隱舊說徐伯表水工姓

名也小顏云表者巡行穿渠之處而表記之若今豎標表不是名也

悉癸卒

集解徐廣曰一云悉衆

數萬人穿漕渠三歲而通通以漕大便利其後漕稍多而渠下之民頗得以溉田矣其後河東守番係言漕從

山東西

索隱番音婆又音潘詩小雅云番維司徒番氏也係音系從山東西者謂從山東運漕而西入

也關歲百餘萬石更砥柱之限敗亡甚多而亦煩費穿渠

引汾

正義括地志云汾水源出嵐州靜樂縣北百三十里管涔山北東南流入并州即西南流入至絳州

蒲州入

溉皮氏汾陰

正義括地志云皮氏故城在絳州龍門縣西百三十步自秦漢魏晉

河也

皮氏縣皆治也汾陰故城俗名殷湯城在蒲州汾陰縣北九里漢汾陰縣

下引河溉汾陰蒲

坂下度可得五千頃五千頃故盡河濡

集解韋昭曰濡音而緣反謂緣

河遑地索隱又音人充反

棄地民芟牧其中耳

索隱芟乾草也謂收芟及牧畜於中

今

溉田之度可得穀二百萬石以上穀從渭上與關中無

異而砥柱之東可無復漕天子以為然發卒數萬人作

渠田數歲河移徙渠不利則田者不能償種久之河東

渠田廢予越人令少府以為稍入

集解如淳曰時越人有徙者以田與之其

租稅入少府索隱其田既薄越人徙居者其後人有上

書欲通褒斜道

集解韋昭曰褒中縣也斜谷名音邪瓚曰褒斜二水名正義括地志云褒谷在

梁州褒城縣北五十里斜水源自褒城縣西北九十八里衙嶺山與褒水同源而派流漢書溝洫云褒水通沔

斜水通渭皆以行船是也按褒城即褒中縣也

及漕事下御史大夫張湯湯阿

其事因言抵蜀從故道

正義括地志云鳳州兩當縣本漢故道縣也在州西五十里

故道多阪回遠今穿褒斜道少阪近四百里而褒水通

沔斜水通渭皆可以行船漕漕從南陽

正義南陽郡今鄧州

上沔

入褒褒之絕水至斜間百餘里以車轉從斜下下渭如

此漢中之穀可致山東從沔無限

正義無限言多也山東謂河南之東山南

之東及江南淮南皆經砥柱主運今並從沔便於三門之漕也

便於砥柱之漕且褒斜

材木竹箭之饒擬於巴蜀天子以為然拜湯子卬為漢

中守發數萬人作褒斜道五百餘里道果便近而水湍

石集解徐廣曰湍一作洩

不可漕其後莊熊羆言臨晉

正義括地志云同州

本臨晉城也一名大荔城亦曰馮翊城

民願穿洛以溉重泉以東萬餘頃

故鹵地誠得水可令畝十石

正義洛漆沮水也括地志云重泉故城在同州蒲城

縣東南四十五里在同州西北亦四十五里

於是為發卒萬餘人穿渠自徵

引洛水至商顏下

集解服虔曰顏音崖應劭曰徵在馮翊或曰商顏山名索隱徵音懲縣名

也小顏云即今之澄城也顏又如字

岸善崩

正義言高原之崖岸土性疎故善崩毀也

乃鑿井

深者四十餘丈往往為井井下相通行水水類以絕商

顏

集解瓚曰東至山嶺十餘里間井渠之生自此始穿

渠得龍骨

正義括地志云伏龍祠在同州馮翊縣西北四十里故老云漢時自徵穿渠引洛得龍骨

其後立祠因以伏龍為名今祠頗有靈驗也

故名曰龍首渠作之十餘歲渠

頗通猶未得其饒自河決瓠子後二十餘歲歲因以數

不登而梁楚之地尤甚天子既封禪巡祭山川其明年

旱乾封少雨天子乃使汲仁郭昌發卒數萬人塞瓠子

決於是天子已用事萬里沙

正義括地志云萬里沙在華州鄭縣東北二十里也

則還自臨決河沈白馬玉壁于河令羣臣從官自將軍

已下皆負薪實決河是時東流郡燒草以故薪柴少而

下淇園之竹

集解晉灼曰衛之苑也多竹篠

以為槌

集解如淳曰樹竹塞水決之口稍稍

布插接樹之水稍弱補令密謂之捷以草塞其裏乃以土填之有石以石為之索隱捷音其免反捷者樹於水中稍下竹及土石者也 天子既臨河決悼功之不成乃作歌曰鉞

子決兮將柰何皓皓盱盱兮閭彈為河

集解如淳曰彈盡也 駟謂州閭

盡為彈為河兮地不得寧功無已時兮吾山平

集解徐廣曰東

郡東阿有魚山或者是不駟案如淳曰恐水漸山使平也 韋昭曰鑿山以填河也

吾山平兮鉞

野溢

集解如淳曰鉞子決灌鉞野澤使溢也

魚拂鬱兮柏冬日

集解徐廣曰柏猶迫

也冬日行天邊若與水相連矣 駟案漢書音義曰鉞野滿溢則衆魚沸鬱而滋長也 迫冬日乃止

延道

弛兮離常流

集解徐廣曰延一作正 駟案晉灼曰河道皆弛壞索隱言河之決由其源道延長弛

溢故使其道
皆離常流也

蛟龍騁兮方遠遊歸舊川兮神哉沛

集解曰

水還舊道則羣害
消除神祐滂沛

不封禪兮安知外為我謂河伯兮何

不仁泛濫不止兮愁吾人鬻桑浮兮淮泗滿

集解張晏曰鬻桑地

名也如淳曰邑名為水所浮漂

久不反兮水維緩一日河湯湯兮激漚

緩北渡迆兮浚流難塞長菱兮沈美玉

集解如淳曰寒取也菱草也音

郊一曰菱竿也取長竿樹之用著石間以塞決河瓚曰竹葦絙謂之菱下所以引致上石者也索隱塞音已免

反菱一作菱音廢鄒氏又音緋也

河伯許兮薪不屬

集解如淳曰旱燒故薪不足

薪

不屬兮衛人罪燒蕭條兮噫乎何以禦水頽林竹兮捷

石留

集解如淳曰河決捷不能禁故言留韋昭曰捷柱也木立死曰留

宣房塞方萬福

來於是卒塞瓠子築宮其上名曰宣房宮而道河北行二渠復禹舊迹而梁楚之地復寧無水災自是之後用

事者爭言水利朔方西河河西酒泉皆引河及川谷以

溉田而關中輔渠靈軹

集解如淳曰地理志盤屋有靈軹渠索隱案溝洫志兒寬為左

內史奏請穿六輔渠小顏云今尚謂之輔渠亦曰六渠也

引堵水

集解徐廣曰一作諸川汝南

九江引淮東海引鉅定

集解瓚曰鉅定澤名

太山下引汶水皆穿

渠為溉田各萬餘頃佗小渠披山通道者不可勝言然

其著者在宣房

太史公曰余南登廬山觀禹疏九江遂至于會稽大湟

集解徐廣曰一作濕

上姑蘓望五湖東闕洛汭大邳迎河行淮泗

濟漯洛渠西瞻蜀之岷山及離碓北自龍門至于朔方

曰甚哉水之為利害也余從負薪塞宣房悲瓠子之詩

而作河渠書

集解徐廣曰溝洫志行田二百畝分賦田與一夫二百畝以田惡故更歲耕之

索隱述贊曰水之利害自古而然禹疏溝洫隨山濬川云洎後世非無聖賢鴻溝既劃龍骨斯穿填關攸

壑黎蒸有年宣房在詠梁楚獲全

史記卷二十九

史記卷二十九考證

河渠書功無已時兮吾山平集解徐廣曰東郡東阿有
魚山或者是乎駟按如淳曰恐水漸山使平也○水
經注馬頰水又南北流逕山南山即吾山也

史記卷二十九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史記卷三十

漢 太 史 令司馬遷 撰

宋中郎外兵曹參軍裴駰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司馬貞索隱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平準書第八

集解駰索漢書百官表曰大司農屬官有平準
今索隱大司農屬官有平準令丞者以均天下

郡國輸歛貴則糶之賤則買之平賦
以相準輸歸于京都故命曰平準

漢興接秦之弊丈夫從軍旅老弱轉糧饟作業劇而財

匱自天子不能具鈞馬

索隱天子駕駟馬其色宜齊同今言國家貧天子不能具鈞色

之

駟馬漢書作醇駟醇與一色也或作駢非也

而將相或乘牛車齊民無藏

蓋

集解如淳曰齊等無有貴賤故謂之齊民若今言平民矣晉灼曰中國被教之民也蘇林曰無物可蓋藏

於是為秦錢重難用更令民鑄錢

集解駟案漢書食貨志曰鑄榆莢錢索隱

顧氏

案古今註云秦錢半兩徑寸二分重十二銖英錢重三銖錢譜云文為漢興也

一黃金一斤

索隱如淳云時以錢為貨黃金一斤直萬錢非也又臣瓚下注云秦以一鎰為一金漢以一斤為一金是其義

也約法省禁而不軌逐利之民蓄積餘業以稽市物

踊騰糶

集解李奇曰稽貯滯也如淳曰稽考也考校市物價貴賤有時晉灼曰踊甚也言計市物賤而

豫益糶

之也物貴而出賣故使物甚騰也漢書糶字作躍索隱李奇云稽貯滯韋昭云稽留待也稽字當如李

韋二釋

晉灼及馬融訓稽為計及考於義為踈如淳曰

踊騰猶伍昂也伍昂者乍貴乍賤也今案漢書糶字作

躍者謂物踊貴而價起有如物之騰躍而起也然糶者出賣之名故食貨志云大熟則上糶三而舍一是也

米至石萬錢馬一疋則百金

集解瓚曰秦以一鎰為一金漢以一斤為一金天

下已平高祖乃令賈人不得衣絲乘車重租稅以困辱

之孝惠高后時為天下初定復弛商賈之律然市井之

子孫亦不得仕宦為吏量吏祿度官用以賦於民而山

川園池市井

正義古人未有市及井若朝聚井汲水便將貨物於井邊貨賣故言市井

租稅

之入自天子以至於封君湯沐邑皆各為私奉養焉不

領於天下之經費

索隱案經訓常言封君已下皆以湯沐邑為私奉養故不領入天子之常

稅為一年之費也

漕轉山東粟以給中都官歲不過數十萬石

索隱說文云漕水轉穀也一云車運曰轉水運曰漕中都猶都內也皆天子之倉府以給中都官者即今太倉

以畜官儲者也

至孝文時英錢益多輕

集解如淳曰如榆莢也

乃更鑄四

銖錢其文為半兩令民縱得自鑄錢故吳諸侯也以即

山鑄錢

索隱案即訓就言就出銅之山鑄錢故下文云即名銅山是也一解即山山名也

富埒

天子

集解徐廣曰埒者際畔言鄰接相次也駟案孟康曰富與天子等而微減也或曰埒等也

其後

卒以叛逆鄧通大夫也以鑄錢財過王者故吳鄧氏錢

布天下而鑄錢之禁生焉匈奴數侵盜北邊屯戍者多

邊粟不足給食當食者於是募民能輸及轉粟於邊者

拜爵爵得至大庶長

索隱漢書食貨志云文帝用晁錯言令人入粟邊六百石爵上造稍

增至四千石為五大夫萬二千石為大庶長各以多少為差

孝景時上郡以西旱亦

復修賣爵令而賤其價以招民及徒復作得輸粟縣官

以除罪益造苑馬以廣用

索隱謂增益苑園造廐而養馬以廣用則馬是軍國之用

也而宮室列觀輿馬益增修矣至今上即位數歲漢興

七十餘年之間國家無事非遇水旱之災民則人給家

足都鄙廩庾皆滿而府庫餘貨財京師之錢累巨萬

集解

常昭曰巨萬今萬萬貫朽而不可校

集解如淳曰校數也

太倉之粟陳陳相

因充溢露積於外至腐敗不可食衆庶街巷有馬阡陌

之間成羣而乘字牝者擯而不得聚會

集解駟案漢書音義曰皆乘父

馬有牝馬間其間則相踉蹌故斥不得出會同

守閭閻者食梁肉為吏者長子

孫

集解如淳曰時無事吏不數轉至於子孫長大而不轉職任

居官者以為姓號

集

如淳曰倉氏庾氏是也索隱案如淳注出食貨志也

故人人自愛而重犯法先行

義而後絀耻辱焉當是之時網疏而民富役財驕溢或

至兼并豪黨之徒以武斷於鄉曲

索隱鄉曲豪富無官位而以威勢主斷曲

直故曰武斷也

宗室有土公卿大夫以下爭於奢侈室廬輿服

僭於上無限度物盛而衰固其變也自是之後嚴助朱

買臣等招來東甌

正義烏侯反今台州永寧是也

事兩越

正義南越及閩越南越今

廣州南海也閩越今建州建安也

江淮之間蕭然煩費矣唐蒙司馬相

如開路西南夷鑿山通道千餘里以廣巴蜀巴蜀之民

罷焉彭吳賈滅朝鮮置滄海之郡

索隱彭吳賈人姓名始開其道而滅之朝

鮮番名

則燕齊之間靡然發動及王恢設謀馬邑匈奴絕

和親侵擾北邊兵連而不解天下苦其勞而干戈日滋

行者齎居者送中外騷擾而相奉百姓抗弊以巧法

索隱

三蒼抗音五官反鄒氏又音五亂反按抗者耗也消耗之名言百姓貧弊故行巧抵之法也

財賂衰

耗而不贍入物者補官出貨者除罪選舉陵遲廉耻相

冒武力進用法嚴令具興利之臣自此始也

集解帝昭曰弘羊孔

僅之其後漢將歲以數萬騎出擊胡及車騎將軍衛青

屬也取匈奴河南地

正義謂靈夏三州地取在元朔二年

築朔方

正義今夏州也括地志云

夏州秦上郡漢分置朔方郡魏不改隋置夏州

當是時漢通西南夷道作者數

萬人千里負擔饋糧率十餘鍾致一石

集解駟案漢書音義曰鍾六石

斗散幣於邛僰以集之

索隱應劭云臨邛屬蜀僰屬犍為

數歲道不通

蠻夷因以數攻吏發兵誅之

索隱謂發軍興以誅之也

悉巴蜀租賦

不足以更之

集解帝昭曰更續也或曰更償也

乃募豪民田南夷入粟

縣官而內受錢於都內

集解服虔曰入穀於外縣受錢於內府也東至滄海

之郡人徒之費擬於南夷又興十萬餘人築衛朔方轉漕甚遼遠自山東咸被其勞費數十百巨萬府庫益虛乃募民能入奴婢得以終身復為郎增秩及入羊為郎始於此其後四年

集解徐廣曰元朔五年

而漢遣大將將六將軍

軍十餘萬擊右賢王獲首虜萬五千級明年大將軍將六將軍仍再出擊胡得首虜萬九千級捕斬首虜之士受賜黃金二十餘萬斤虜數萬人皆得厚賞衣食仰給縣官而漢軍之士馬死者十餘萬兵甲之財轉漕之費

不與焉於是大農陳藏錢

集解常昭曰陳久也

經耗賦稅既竭猶

不足以奉戰士有司言天子曰朕聞五帝之教不相復

而治禹湯之法不同道而王所由殊路而建德一也北

邊未安朕甚悼之日者大將軍攻匈奴斬首虜萬九千

級留蹕無所食

索隱蹕音逝謂貯也韋昭云音滯謂積也又案古今字詁蹕今滯字則蹕與滯

同謂富人貯滯積穀則貧者無所食也

議令民得買爵及贖禁錮免減罪

請置賞官命曰武功爵

集解瓚曰茂陵中書有武功爵一級曰造士二級曰閑輿衛三

級曰良士四級曰元戎士五級曰官首六級曰秉鐸七級曰千夫八級曰樂卿九級曰執戎十級曰左庶長十

一級曰軍衛此武功級十七萬凡直三十餘萬金索隱大

帝所制以寵軍功

金萬錢也計十一級級十七萬合百八十七萬金而此

云三十餘萬金其數必有誤者顧氏案或解云初一級

十七萬自此已上每級加二萬

至十七級合成三十七萬也

諸買武功爵官首者試

補吏先除索隱官首武功爵第五也位千夫如五大夫

索隱千夫武功十一等爵第七五大夫舊二十等爵第

九也言千夫爵秩比於五大夫故楊僕以千夫為吏殆

謂其有罪又減二等爵得至樂鄉集解徐廣曰爵名也

此爵左庶長以上至十八爵為大庶長也名樂鄉樂鄉者

朝位從九卿加樂者別正卿又十九爵為樂公食公卿

祿而無職索隱蓋此言武功置爵唯得至於樂卿也臣

瓚所引茂陵書蓋後人記其爵次耳今注稱十爵至十

八庶長為樂卿十九至二十為樂公乃以舊二十以顯爵釋武功爵蓋亦臆說爾非也大顏亦以為然

軍功軍功多用越等大者封侯卿大夫小者郎吏吏道雜而多端則官職耗廢自公孫弘以春秋之義繩臣下

取漢相張湯用峻文決理為廷尉於是見知之法生

集解

張晏曰吏見知不舉劾為故縱

而廢格沮誹窮治之獄用矣

集解如淳曰廢格天

子文法使不行也誹謂非上所行若顏異反脅之比也索隱格音閣沮音才緒反誹音非謂廢格天子之命而

不行及沮敗誹謗之者皆被窮治故云廢格沮誹之獄用矣

其明年淮南衡山江都

王謀反迹見而公卿尋端治之竟其黨與而坐死者數

萬人長吏益慘急而法令明察當是之時招尊方正賢良文學之士或至公卿大夫公孫弘以漢相布被食不重味為天下先然無益於俗稍驚於功利矣其明年驃騎仍再出擊胡獲首四萬其秋渾邪王率數萬之衆來降於是漢發車二萬乘迎之既至受賞賜及有功之士是歲費凡百餘巨萬初先是往十餘歲河決觀集解徐廣曰觀縣名也屬東郡光武改曰衛公國梁楚之地固已數困而緣河之郡隄塞河輒決壞費不可勝計其後番係欲省砥柱之漕穿

汾河渠以為溉田作者數萬人鄭當時為渭漕渠回遠
鑿直渠自長安至華陰作者數萬人朔方亦穿渠作者
數萬人各歷二三朞功未就費亦各巨萬十數天子為
伐胡盛養馬馬之來食長安者數萬匹卒牽掌者關中

不足乃調旁近郡而胡降者皆衣食縣官縣官不給天
子乃損膳解乘輿駟出御府禁藏以贍之其明年山東

被水菑民多飢乏於是天子遣使者虛郡國倉廩

集解
徐廣

曰音以振貧民猶不足又募豪富人相貸假尚不能相

救乃徙貧民於關以西及充朔方以南新秦中

集解服虔曰地

名在北方千里如淳曰長安已北朔方已南瓚曰秦逐匈奴以收河南地徙民以實之謂之新秦今以地空故

復徙民以實之

七十餘萬口衣食皆仰給縣官數歲假予產業

使者分部護之冠蓋相望其費以億計不可勝數於是

縣官大空而富商大賈或蹠財役貧

集解駟案漢書音義曰蹠停也一曰

貯也索隱蕭該案字林云貯塵也音佇此謂居積停滯塵久也子貢發貯需財是也

轉轂百數

集解李奇曰

廢居居邑

集解徐廣曰廢居者貯畜之名也有所廢有所畜言其乘時射利也駟案

服虔曰居輒於邑也如淳曰居賤物於邑中以待貴索隱劉氏云廢出賣也居停蓄也是出賣於居者為廢故

徐氏曰有所廢有所畜是也

封君皆低首仰給

集解晉灼曰低音抵距也服虔曰仰給於

商賈索隱服虔說是也而劉伯莊以為封君及大商皆低首營私以自給不佐天子非也治鑄煮鹽

財或累萬金而不佐國家之急黎民重困於是天子與

公卿議更錢造幣以贍用而摧浮淫并兼之徒是時禁

苑有白鹿而少府多銀錫自孝文更造四銖錢至是歲

四十餘年從建元以來用少縣官往往即多銅山而鑄

錢民亦間盜鑄錢不可勝數錢益多而輕集解如淳曰磨錢取鎔故

也贊曰鑄錢者多故錢輕輕亦賤也

物益少而貴

集解如淳曰但鑄作錢不作餘物

有司

言曰古者皮幣諸侯以聘享金有三等黃金為上白金

為中赤金為下

集解駢索漢書音義曰白金銀也赤金丹陽銅者神異經云西方金山有丹陽銅也今半兩錢法重四銖

集解駢索漢書音義曰白金銀也赤金丹陽銅者神異經云西方金山有丹陽銅也

今半兩錢法重四銖

集解常昭曰文為半兩實

重四銖

而姦或盜摩錢裏取鎔

集解徐廣曰音容呂靜曰治器法謂之鎔

錢益

輕薄而物貴則遠方用幣煩費不省乃以白鹿皮方尺

緣以藻績

集解徐廣曰藻一作紫

為皮幣直四十萬王侯宗室朝

覲聘享必以皮幣薦璧然後得行又造銀錫為白金

集解

如淳曰雜鑄銀錫為白金也

以為天用莫如龍

索隱易云行天莫如龍是也

地用

莫如馬

索隱易云行地莫如馬是也

人用莫如龜

索隱禮云諸侯以龜為寶是也

故

白金三品其一曰重八兩圜之其文龍名曰白選直三

千

索隱顧氏案錢譜其文為龍形隱起肉好皆圖文又作雲霞之象選蘇林音選擇之選包愷及劉氏音息

應反尚書大傳云夏后氏不殺不刑死罪罰二千鍰馬融云鍰六兩漢書作撰二字音同也晉灼案黃圖云直

三千三百也

二曰重差小方之其文馬直五百

索隱謂以八兩差為三品

此重六兩下小橢重四兩也云以重差小者謂半兩為重故差小重六兩而其形方錢譜肉好皆方隱起馬形

肉好之下又三曰復小橢之其文龜直三百

索隱橢音湯果反爾

雅注橢者狹長也謂長而去四角也錢譜肉圓好方皆隱起龜甲文令縣官銷半兩錢更

鑄三銖錢文如其重盜鑄諸金錢罪皆死而吏民之盜鑄白金者不可勝數於是以東郭咸陽孔僅為大農丞

領鹽鐵事

索隱東郭姓咸陽名也素風俗通東郭牙齊大夫咸陽其後也

桑弘羊以計

算用事侍中咸陽齊之大煮鹽孔僅南陽大冶皆致生累千金故鄭當時進言之弘羊雒陽賈人子以心計年

十三侍中故三人言利事析秋毫矣

索隱言百物毫芒至秋皆義細今言

弘羊等三人言利事纖悉能分析其秋毫也

法既益嚴吏多廢免兵革數動

民多買復及五大夫徵發之士益鮮於是除千夫五大

夫為吏不欲者出馬故吏皆通適令伐棘上林

集解常昭曰欲

今出馬無馬者今伐棘索隱謂故吏先免者皆適令伐棘上林不謂無馬者常說非也

作昆明池

索隱案黃圖武帝穿昆明池周四十里以習水戰荀悅云昆明子居滇河中故習水戰以伐之也

其明

年大將軍驃騎大出擊胡

集解徐廣曰元狩四年

得首虜八九萬

級賞賜五十萬金漢軍馬死者十餘萬匹轉漕車甲之

費不與焉是時財匱戰士頗不得祿矣有司言三銖錢

輕易姦詐乃更請諸郡國鑄五銖錢周郭其下令不可

磨取鎔焉大農上鹽鐵丞孔僅咸陽言山海天地之藏

也皆宜屬少府

索隱帝昭云少府天子私所給賜經用也公用屬大司農陛下不私

以屬大農佐賦願募民自給費因官器作煮鹽官與牢

盆

集解如淳曰牢廩食也古者名廩為牢也盆者煮鹽索隱蘇林云牢價直也今世人言雇手牢盆小類

云蘇說是樂彥云牢乃盆名其說異也

浮食奇民欲擅管山海之貨

集解張晏

曰若人執倉庫之管籥或曰管固索隱包愷奇音羈謂侯也非農工之儔故言奇也擅音善

以致富

羨役利細民

索隱羨音弋戰反羨饒也與行同義

其沮事之議不可勝聽

索隱沮止也僅等言山海之藏宜屬大農奇人欲擅其利必有沮止之議此不可聽許也

敢私鑄鐵

器煮鹽者鈇左趾

集解史記音義曰鈇音徒計反帝昭曰鈇以鐵為之著左趾以代刑也索

隱三蒼云鈇踏脚鉗也字林音大計反張斐漢晉律序云狀如跟衣著足足下重六斤以代刑至魏武改以減代鈇也沒入其器物郡不出鐵者置小鐵官集解鄧展曰鑄故鐵便

屬在所縣使孔僅東郭咸陽乘傳舉行天下鹽鐵作官府除故鹽鐵家富者為吏吏道益雜不選而多賈人矣商賈以幣之變多積貨逐利於是公卿言郡國頗被菑害貧民無產業者募徙廣饒之地陛下損膳省用出禁錢以振元元寬貸賦而民不齊出於南畝集解李奇曰齊皆也商賈滋衆貧者畜積無有皆仰縣官異時算輶車賈人絀

錢皆有差請算如故

集解李斐曰緡絲也以貫錢也一貫千緡出二十算也詩云維絲伊

緡如淳曰胡公名錢為緡者詩云氓之蚩蚩抱布貿絲故謂之緡也索隱異時猶前時也說文云輶小車也傳

子言漢代賤乘輶今則貴之言算輶車者有輶車使出稅一算二算也緡音旻諸賈人未作貫

貸買居邑稽諸物

索隱稽者停留也即上文所謂廢居邑也

及商以取利

者雖無市籍各以其物自占

索隱郭璞云占自隱度謂各自隱度其財物多少也

為文簿送之官也若不盡皆沒入於官占音之贈反

率緡錢二千而一算

集解瓚曰此緡

錢為是儲緡錢也故隨其用所施施於利重者具算亦多

諸作有租及鑄

集解如淳曰以手力

所作而

率緡錢四千一算非吏比者三老北邊騎士

集解

如淳曰非吏而得與吏比者官謂三老北
遼騎士也樓船令邊郡選富者為車騎士輶者以一算

商賈人輶車二算

集解如淳曰商賈有輶車使出二算重其賦也

船五丈以上

一算匿不自占占不悉戍邊一歲没入緡錢

索隱悉盡也具也若

通其家財不周悉盡者罰戍邊一歲

有能告者以其半畀之賈人有市籍

者及其家屬皆無得籍名田以便農

索隱謂賈人有市籍不許以名占田

也敢犯令没入田僮

索隱若貧人更占田則没其田及僕僮皆入之於官

天子乃

思卜式之言召拜式為中郎爵左庶長賜田十頃布告

天下使明知之初卜式者河南人也以田畜為事親死

式有少弟弟壯式脫身出分獨取畜羊百餘田宅財物
盡予弟式入山牧十餘歲羊致千餘頭買田宅而其弟
盡破其業式輒復分子弟者數矣是時漢方數使將擊
匈奴卜式上書願輸家之半縣官助邊天子使使問式
欲官乎式曰臣少牧不習仕宦不願也使問曰家豈有
冤欲言事乎式曰臣生與人無分爭式邑人貧者貸之
不善者教順之所居人皆從式式何故見冤於人無所
欲言也使者曰苟如此子何欲而然式曰天子誅匈奴

愚以為賢者宜死節於邊有財者宜輸委如此而匈奴
可滅也使者具其言入以聞天子以語丞相弘弘曰此
非人情不軌之臣不可以為化而亂法願陛下勿許於
是上久不報式數歲乃罷式式歸復田牧歲餘會軍數
出渾邪王等降縣官費衆倉府空其明年貧民大徙皆
仰給縣官無以盡贍卜式持錢二十萬予河南守以給
徙民河南上富人助貧人者籍天子見卜式名識之曰
是固前而欲輸其家半助邊乃賜式外繇四百人

集解
駟案

漢書音義曰外繇謂戍邊也一人出三百錢謂之過更式歲得十二萬錢也一說在繇役之外得復除四百人

式又盡復子縣官是時富豪皆爭匿財唯式尤欲輸之助費天子於是以式終長者故尊顯以風百姓初式不願為郎上曰吾有羊上林中欲令子牧之式乃拜為郎布衣屨而牧羊集解常昭曰履草也歲餘羊肥息上過見其羊善之式曰非獨羊也治民亦猶是也以時起居惡者輒斥去毋令敗羣上以式為奇拜為緱氏令試之緱氏便之遷為成臯令將漕最上以為式朴忠拜為齊王太傅而

孔僅之使天下鑄作器三年中拜為大農列於九卿

集解

徐廣曰元鼎二年時丙寅歲

而桑弘羊為大農丞筦諸會計事稍稍

置均輸以通貨物矣

集解孟康曰謂諸當所輸於官者皆令輸其土地所饒平其所在時

價官更於佗處賣之輸者既便而官有利漢書百官表大司農屬官有均輸令始令吏得入穀

補官郎至六百石自造白金五銖錢後五歲赦吏民之

坐盜鑄金錢死者數十萬人其不發覺相殺者不可勝

計赦自出者百餘萬人然不能半自出天下大抵無慮

皆鑄金錢矣

索隱抵歸也劉氏云大抵猶大畧也案大抵無慮者謂言大略歸於鑄錢更無他事

從慮也

犯者衆吏不能盡誅取於是遣博士褚大徐偃等

分曹循行郡國

集解服虔曰分曹職案行

舉兼并之徒守相為吏者

而御史大夫張湯方隆貴用事減宣杜周等為中丞義

縱尹齊王溫舒等用慘急刻深為九卿而直指夏蘭之

屬始出矣而大農頗異誅

集解徐廣曰元狩四年時壬戌歲也

初異為濟

南亭長以廉直稍遷至九卿上與張湯既造白鹿皮幣

問異異曰今王侯朝賀以蒼璧直數千而其皮薦反四

十萬本末不相稱天子不說張湯又與異有郤及人有

告異以它議事下張湯治異異與客語客語初令下有

不便者

集解李奇曰異與客語道詔令初下有不便處也

異不應微反脣湯奏

異當九卿見令不便不入言而腹誹論死自是之後有

腹誹之法以此而公卿大夫多諂諛取容矣天子既下

緡錢令而尊卜式百姓終莫分財佐縣官於是楊可告

緡錢縱矣郡國多姦鑄錢

索隱謂多姦巧雜以鉛錫也

錢多輕而公

卿請令京師鑄鐘官赤側

集解如淳曰以赤銅為其郭也今錢見有赤側者不知作

法云何索隱鐘官掌鑄赤側之錢常昭曰側邊也

一當五賦官用非赤側不得

行

集解駟案漢書音義曰俗所謂紫紺錢也

白金稍賤民不寶用縣官以令

禁之無益歲餘白金終廢不行是歲也張湯死

集解徐廣曰元

鼎三

而民不思

索隱樂彥云諸所廢興附王固下皆自湯故人不思也

其後二歲

赤側錢賤民巧法用之不便又廢於是悉禁郡國無鑄

錢專令上林三官

集解駟案漢書百官表水衡都尉武帝元鼎二年初置掌上林苑屬官有

上林均輸鐘官辨銅令然則上林三官其是此三令乎

鑄錢既多而令天下非三

官錢不得行諸郡國所前鑄錢皆廢銷之輸其銅三官

而民之鑄錢益少計其費不能相當唯真工大姦乃盜

為之下式相齊而楊可告緡徧天下

集解瓚曰商賈居積及伎巧之家非

桑農所生出謂之緡茂陵中書有緡田奴婢是也

索隱楊姓可名也如淳云告緡令楊可所告言中家

以上大抵皆遇告杜周治之獄少反者

集解如淳曰治匿緡之罪其獄

少有反者索隱反音幡反謂反使從輕也

乃分遣御史

廷尉正監分曹

索隱如淳云曹輩也謂分曹輩而出為使也

往即治郡國緡

錢得民財物以億計奴婢以千萬數田大縣數百頃小

縣百餘頃宅亦如之於是商賈中家以上大率破民偷

甘食好衣不事畜藏之產業而縣官有鹽鐵緡錢之故

用益饒矣益廣關置左右輔

集解徐廣曰元鼎三年丁卯歲徙函谷關於新安東

界初大農筦鹽鐵官布多

索隱布謂泉布

置水衡欲以主鹽鐵

及揚可告緡錢上林財物衆乃令水衡主上林上林既

充滿益廣是時越欲與漢用船戰逐

集解韋昭曰戰關馳逐也

乃大

修昆明池列觀環之治樓船高十餘丈旗幟加其上甚

壯

索隱蓋始穿昆明池欲與滇王戰今乃更大修之將與南越呂嘉戰逐故作樓船於是揚僕有將軍之號

又下文云因南方樓船卒二十餘萬擊南越也昆明池有豫章館豫章地名以言將出軍於豫章也於是

天子感之乃作柏梁臺高數十丈宮室之修由此日麗

乃分緡錢諸官而水衡少府大農太僕各置農官往往

即郡縣比没入田田之

索隱謂比者所没入之田也

其没入奴婢分

諸苑養狗馬禽獸及與諸官諸官益新置多

集解如淳曰水衡少

府太僕司農皆有農官是為多

徙奴婢衆而下河漕度四百萬石

索隱樂彥

云度猶運也

及官自糴乃足

多索隱謂天子所給廩食者故不如官自糴乃足也

所忠

言世家子弟

集解如淳曰世世有祿秩家索隱所忠人姓名服虔云掌故官取書於司馬相如者

封禪書公孫卿因所忠言寶鼎是也唯姚察獨以為所患非也

富人或鬪雞走狗馬弋

獵博戲亂齊民

索隱晉灼云中國被教齊整之民也

乃徵諸犯令相引數

千人命曰株送徒入財者得補郎郎選衰矣

集解應劭曰株根本

也送引也如淳曰株根蒂也諸坐博戲事決為徒者能入錢得補郎也或曰先至者為根索隱李奇曰先至者

為魁株也送當作選選引也應李二音是先至之人今之相引似若得其株本則枝葉自窮故曰株送徒又文

顏曰凡鬪雞勝者為株傳云陽溝之雞三歲為株今則鬪雞走馬者用之因其鬪雞本勝時名故云株選徒者

也是時山東被河苗及歲不登數年人或相食方一二

千里天子憐之詔曰江南火耕水耨

集解應劭曰燒草下水種稻草與稻

並生高七八寸因悉芟去復下水灌之草死獨稻長所謂火耕水耨也

令飢民得流就食

江淮間欲留之處遣使冠蓋相屬於道護之下巴蜀粟

以振之其明年天子始巡郡國東渡河河東守不意行

至不辦自殺行西踰隴隴西守以行往卒

集解駟案漢書音義曰踰

度也卒倉卒

天子從官不得食隴西守自殺於是上北出蕭

關從數萬騎獵新秦中以勒邊兵而歸新秦中或千里

無亭徼

集解如淳曰徼亦卒求盜之屬也晉灼曰徼塞也瓚曰既無亭候又不徼巡無衛邊之備也

於是誅北地太守以下而令民得畜牧邊縣

集解駟案漢書音義

曰令民得畜牧於邊縣也瓚曰先是新秦中千里無民畏寇不敢畜牧令設亭徼故民得畜牧也

官假

馬毋三歲而歸及息什一以除告緡用充役新秦中

集解

李奇曰邊有官馬今令民能畜官母馬者滿三歲歸之也及有蕃息與當出緡筭者皆復令居新秦中又充伋之也謂與民母馬令得為馬種令十母馬還官一駒此為息什一也瓚曰前以邊用不足故設告緡之令設亭

徵邊民無警皆得田牧新秦中已充故除告緡不復取於民

既得寶鼎立后土太一

祠

集解徐廣曰元鼎四年立后土五年立太時

公卿議封禪事而天下郡國

皆豫治道橋繕故宮及當馳道縣縣治官儲設供具而望以待幸其明年南越反西羌侵邊為桀於是天子為山東不贍赦天下因南方樓船卒二十餘萬人擊南越數萬人發三河以西騎擊西羌又數萬人渡河築令居

索隱令音零姚氏音連帝昭云金城縣

初置張掖酒泉郡

集解徐廣曰元鼎六年

而

上郡朔方西河河西聞田官斥塞卒

集解如淳曰塞候斥卒

六十

萬人戍田之中國繕道餽糧遠者三十近者千餘里皆

仰給大農邊兵不足乃發武庫工官兵器以贍之車騎

馬乏絕縣官錢少買馬難得乃著令令封君以下至三

百石以上吏以差出牝馬天下亭亭有畜牝馬歲課息

齊相卜式上書曰臣聞主憂臣辱而越反臣願父子與

齊習船者往死之天子下詔曰卜式雖躬耕牧不以為

利有餘輒助縣官之用今天下不幸有急而式奮願父子死之雖未戰可謂義形於內賜爵關內侯金六十斤田十頃布告天下天下莫應列侯以百數皆莫求從軍

擊羌越至耐少府省金

集解如淳曰省視諸侯金有輕有重也或曰至嘗耐飲宗廟時

少府視其金多少也

而列侯坐耐金失侯者百餘人

集解如淳曰漢儀注王子

為侯侯歲以戶口耐黃金於漢廟皇帝臨受獻金以助祭大祀日飲耐飲耐受金金少不如斤兩色惡王削縣

侯免國索隱劉氏云言列侯多以百而數故坐耐金失侯者一百六人也

乃拜式為御史大

夫

集解徐廣曰元鼎六年

式既在位見郡國多不便縣官作鹽鐵

鐵器苦惡

集解瓚曰謂作鐵器民患苦其不好

賈賈

索隱言鹽既苦而器又惡故賈賈賈也苦

又音古言器苦窳不好凡病之器云苦窳窳音庾事見本紀苦如字讀亦通

或彊令民買賣

之而船有算商者少物貴乃因孔僅言船算事上由是

不悅卜式漢連兵三歲誅羌滅南越番禺以西至蜀南

者置初郡十七

集解徐廣曰南越為九郡駟紫晉灼曰元鼎六年定越地以為南海蒼梧鬱林

合浦交趾九真日南珠崖儋耳郡定西南夷以為武都牂牁越巂沈犁汶山郡及地理志西南夷傳所置犍為

零陵益州郡凡十七也

且以其故俗治毋賦稅南陽漢中以往郡

各以地比給初郡

索隱比音鼻南陽漢中已往之郡各以其地比近給初郡初郡即西南初

次定四車金書

史記

王

置之郡也

吏卒奉食幣物傳車馬被具

索隱奉音扶用反包氏同

而初郡

時時小反殺吏漢發南方吏卒往誅之間歲萬餘人費

皆仰給大農大農以均輸調鹽鐵助賦故能贍之然兵

所過縣為以訾給毋乏而巳不敢言擅賦法矣

集解徐廣曰擅

一作經經常也唯取用足耳不暇顧經常法則矣

其明年元封元年卜式貶秩

為太子太傅而桑弘羊為治粟都尉領大農盡代僅莞

天下鹽鐵弘羊以諸官各自市相與爭物故騰躍而天

下賦輸或不償其僦費

索隱服虔謂載云僦言所輸物不足償其雇載之費也僦音子

就反

乃請置大農部丞數十人分部主郡國各往往縣置均輸鹽鐵官令遠方各以其物貴時商賈所轉販者為賦而相灌輸置平準于京師都受天下委輸召工官治車諸器皆仰給大農大農之諸官盡籠天下之貨物貴即賣之賤則買之如此富商大賈無所牟大利

集解如淳曰牟

取也

則反本而萬物不得騰踊故抑天下物名曰平準天子以為然許之於是天子北至朔方東到太山巡海上並北邊以歸所過賞賜用帛百餘萬匹錢金以巨萬計

皆取足大農弘羊又請令史得入粟補官及罪人贖罪
令民能入粟甘泉各有差以復終身不告緡他郡國各

輸急處

索隱謂他郡能入粟輸所在急要之處也

而諸農各致粟山東漕益

歲六百萬石一歲之中太倉甘泉倉滿邊餘穀諸物均
輸帛五百萬匹民不益賦而天下用饒於是弘羊賜爵
左庶長黃金再百斤焉是歲小旱上令官求雨卜式言

曰縣官當食租衣稅而已今弘羊令吏坐市列肆

索隱謂吏

坐市肆行列之市

販物求利亨弘羊天乃雨

太史公曰農工商交易之路通而龜貝金錢刀布之幣

興焉

索隱錢本名泉言貨之流如泉也故周有泉府之官及景王乃鑄大錢布泉者言貨流布故周禮謂

三夫之布食貨志貨布長二寸五分首長八分足枝長八分刀者錢也食貨志有契刀錯刀契刀長二寸直五百錯刀以黃金錯直五千以其形如刀故曰刀以其利於人也又古者貨貝寶龜食貨志有十朋五貝皆用為貨貝各有多少兩貝為朋故直二百一十六元龜十朋故直二千一百六十已下各有差也

所從來

久遠自高辛氏之前尚矣靡得而記云故書道唐虞之際詩述殷周之世安寧則長庠序先本絀末以禮義防于利事變多故而亦反是是以物盛則衰時極而轉

集解

徐廣曰時一作衰

一質一文終始之變也禹貢九州各因其土

地所宜人民所多少而納職焉湯武承弊易變使民不

倦各兢兢所以為治而稍陵遲衰微齊桓公用管仲之

謀通輕重之權

集解管子有輕重之法

徼山海之業以朝諸侯用

區區之齊顯成霸名魏用李克盡地力為彊君自是之

後天下爭於戰國貴詐力而賤仁義先富有而後推讓

故庶人之富者或累巨萬而貧者或不厭糟糠有國彊

者或并羣小以臣諸侯而弱國或絕祀而滅世以至於

秦卒并海內虞夏之幣金為三品

索隱即下或黃或白或赤也黃黃金也白

白銀也赤赤銅也見食貨志

或黃或白或赤或錢或布

集解如淳曰布於民間也

或刀

集解如淳曰名錢為刀者以其利於民

或龜貝及至秦中一國之幣

為三等黃金以鎰名

集解孟康曰二十兩為鎰

為上幣銅錢識曰半

兩重如其文為下幣而珠玉龜貝銀錫之屬為器飾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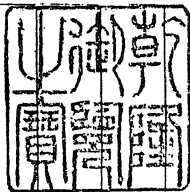
藏不為幣然各隨時而輕重無常於是外攘夷狄內興

功業海內之士力耕不足糴饟女子紡績不足衣服古

者嘗竭天下之資財以奉其上猶自以為不足也無異

故云事勢之流相激使然曷足怪焉

索隱述贊曰平準之立通貨天下既入縣官或振華
夏其名刀布其文龍馬增筭告緡裒多並寡弘羊心
計卜式長者都內
克殷取贍郊野



史記卷三十

史記卷三十考證

平準書物踊騰糶索隱按漢書糶字作躍者謂物踊貴而價起有如物之騰躍而起也然糶者出賣之名故食貨志云大熟則上糶三而舍一是也○臣世駿按作躍則宜屬上句作糶則宜屬下句

布衣屨而牧羊集解韋昭曰履草也○推尋文義宜云屨草履也

徙奴婢衆○徙一本作徒

名工官治車諸器○名一本作召

史記卷三十考證